

被打断的下午
被回忆

梁小曼

现实和回忆之间的距离，是一道眼险。

下午，我靠在椅子上，熄灭外界的一切杂音，闭目进入那片纯净且寂静的地方，如果回忆还有的话，还真发生过的话，一切多么奇妙，它们就在眼险闭上的那一瞬间展开了，好像这眼险是一个界限似的。

只要一闭上，我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充满回忆的世界，那儿，啁啾鸟声时鸣时没，黎明时分它们展翅从田野一跃而起，趾爪攀住嫩枝，在整条枝干的微微颤动中，露珠纷纷坠落；远方的田野一片碧绿，一条小溪从中蜿蜒而过，黎明的晨光和水面接触的面积愈来愈大，一条明净、洗练的光带逐渐形成并变得更加明亮、耀眼。再往远处，往深远处，是一条曲折小径隐入山间。那儿也许浓荫遮路，碧桃满树，我会伸手摘一把酸杏，它那么青嫩，表皮的茸毛还未褪去，轻轻咬开，它嫩白的核就睡在中间，像是一个干净的婴儿。

酸而微苦的青杏，它是我童年的味道，我看到它们挂在枝头，嗅到它们被调皮的牙齿迅速切开后的气息，我就被强行推回童年。那时天真地稚，什么事情都相信，记得我们会找到一粒足够大的白杏仁，放在外耳入口处，据说这样暖着会暖出一只小鸡雏来。一颗白净清香的杏仁怎么会和一只摇晃蹦蹦跳的小鸡联系起来呢，不记得了，也许根本就没有原因，只是觉得好玩，好奇，就虔诚地放进耳朵里。那时用自己的体温真正养出来的小生命是蚕。春日等蚕。往年的蝴蝶会把蚕卵产在纸张等平面上，针尖儿般的籽粒微小容易丢落，通常把纸张上卵籽较多的一片撕下，将它们一起放在母亲缝制棉衣时垫的棉花团里面，裹好插入夹衣或棉袄里层贴身衣服的口袋里，那里离我们热乎乎的小身体距离最近。幼时根本不知道暖气是什么，煤火炉一家也只是一只，供暖设备极为有限，但我们的手脚却从未冻坏过。我们的小脸整日红通通的，小身体根本就不愿安静一会儿，警察抓小偷，冰糕化了，捉迷藏，骑大马，打仗，钻地道，这些游戏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运动规则，但它都是在鼓励生命的运动，从奔

我的微信简史

马浩

微信在我手机上安家，是2013年夏天的事。纯属偶然。

我对新鲜事物似乎缺乏一定的敏感度，一友跟我聊起他正在玩微信，大谈微信如何如何好玩，发现简直是在对牛弹琴，便怂恿我赶紧安装。

点开他发来的链接，亦步亦趋地跟着软件步骤走，结果是我的手机肚量大狹，难以接纳，我清理了它体内的垃圾，转移它收藏的图片，鼓弄了小半天，以为这下它应该能接受了，孰料它依然十分顽固，这让我很惊讶，也很感动，到底是我的手机，既然如此，那就不安装了。过了一段时日，友人问我微信好玩不好玩，答曰，我的手机“庙”太小，装不下这“歪嘴和尚”，朋友到底知我，回道，你就是不想装。真是一语中的。

有了微信之后，才发现玩微信，就是玩朋友圈，敢情我没安装微信时，我都在朋友圈外，我咋没有感觉到呢？进驻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位好友是午后老师。我的那位好友至今都不知道，他起了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话说，我微信落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冷落着，其实，我冷落它时，它也冷落我，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是最初的好奇心，添加几位好友，又接收了好友若干，就这样，两项相加，人数还是保持在个位数之内，也都是平日熟熟知的好友，偶或在微信里打个招呼，看看他们在朋友圈里晒的有趣的事，我只是暗地里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晒自己。

2014年春，好友相邀一起去踏青，

跑中、气喘吁吁中生命得到生生不已的热量，我们怎么会冷呢。并且村庄有足够的空隙供我们像风一样跑来跑去，时而如小曾在追赶中穿过苹果林，有时追着一只铁环从坡上疾步跑下，还有那田埂边也成了我们秋日的乐园。

小村庄地广人稀，每一家分到的田地也多一些，因而春秋收要多花一些力气，孩子也会被派到田地做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可是热爱丰富和惊奇的孩子怎么会把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那单调的劳动上呢。我们发现和发明乐趣的能力几乎是天然的。甩高粱籽的时候，会把高粱秆的外皮用牙齿凿开，一条条地揭下来放好，然后把握在手里的实心的白色秆芯，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些简单的材料会被沾着泥土和核桃汁的小手制作成眼镜，塔，房子等。母亲看到了往往会责怪我们糟蹋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往去了颖实的高粱穗，被母亲用结实的细绳整齐地束好后，可以用作清扫院地的笤帚；而实心的秆同样可做成算子，晾晒干枣，核桃。

一入秋，田地里便一天比一天热闹。玉米棒子撑破层层苞皮，迎风披着一头细密卷曲的黄发，将金黄浑硕的身体一日日裸露在外，我看了好不为她害羞。豆子、芝麻在荚壳中坐正滚圆的小身軀，憋足了力气要向外蹦。秋日的田野里一切都金黄流丽，饱满丰熟，散发着一股熟透到极致而临近衰败的浓郁气息，割吧，割吧，否则它们就要在秋雨即将滋润的土壤，像落叶一样被碾成秋日的浓酒和露水。秋熟催人。午饭后父母稍稍打个盹，秋日的下午便又忙碌开了。我们往往还未从迷梦中完全清醒，就坐在父亲晃晃悠悠的架子车上随大人到了田地。到了田地，我们的精神头儿就来了。秋日的青蛙，体肥力足，跳得飞快；偶尔会有一只野兔，带着受惊的神态，绊着麦棵仓皇而去。我们就大喊“兔子”，同时在满是豆藕的田地里磕磕绊绊追去。追到田埂，便不见了踪影。

夕阳西下，柔黄的光斜斜地照着半个山坡，有一面已经完全陷入黄昏的阴影中去了；酸枣枝也落下慵懒的影子在土色的壁上，随着微风拂过，墙壁上疏镂过的图案就恍惚变幻。在明处的孩子整个身体被夕光拢住，长长的身影投在宽阔的田地上。那个女孩踩着弟弟长长短短影子，酸枣晃晃摇摇的影子，枝叶斑驳时密时疏的影子，还有整面土壁笼罩她小身軀的影子，在落日中跑过来，回过去。一粒粒的酸枣在引逗她，使她打开闭合的草丛，翻开土块。

这些年，一直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生活，没有了那些村舍、草木、山丘，我常常以为粗糙的生活早已把童年生活的场景遗失了，而在这个被回忆打断的下午，我只是在倦懒的时刻，那么不经意地闭上双眼，它就过来拉起我的手，邀我到它的百草园捕捉蜻蜓。

被山道上不知名的小白花所吸引，不把它们吸收在镜头内，无疑就是罪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莫不想晒到朋友圈里，当我打开微信欲发图时，傻了，我根本就不会发微信。不知为不知，赶紧不耻下问，点开微信，点“我”，再点“相册”，眼前便出现一个相机的图案，点击它，然后点击“照片”，相机里的图片便列队在手机屏上，等待选择了……朋友循循善诱地指导着我，居然真的让我发上朋友圈。

我的第一条微信，就此诞生了。首次经历，觉得很新奇，让我记忆犹新，写此文时，翻看了一下我的微信，时间是2014年3月24日，仅发图一张，一根缀满细碎小白花的花枝探向蜿蜒的小路，没有文字说明，想来，那时我还不知如何发文字吧。第一条评论，是午后老师发的，评论道，“一枝独秀”，我回复，“春探路。”这，大约该是图片的文字标题。第一次文字微信，是发于2014年3月27日，就是说，是在我发那条图片微信三天之后，文字是“邹老师编发的《老土》被设计成语文试卷阅读题”。

自此，才算与微信开始了真正的眉来眼去。朋友圈从个位数到二位数，再到三位数，估计还会在不断地增长，主动加我的态度是，我主动加的自不必说，主动加我的，我更会倍加珍惜，只要我接受了，即便是他(她)每日疯狂刷屏，我也不会拉黑，或者干脆删除而一了百了，最多不看某人的朋友圈。

朋友圈多了，不免会被好友拉入微信群，不觉群就积了很多，微信的家族中，又添了公众号，我也跟风，申请了自己的公众号——“马浩文字坊”。

微信由一开始的好玩，逐渐侵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家庭群、同学群、工作群……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诸如用微信转账，缴纳水电费之类，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微信似乎已绑架了我。尽管我一开始就对微信保持着冷静的态度，虽然我清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若过多地关注微信，势必牵扯其他方面的精力。可，有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海滩很宽阔，目光飘落在那些鸵鸟的身上，一只，两只，三五只……不，那是女人，她们在弯腰挥锄。女人在种地么？不是的，在赶海。海滩这片大田用不着耕种。潮去潮来，海水天天在播种，海滩上就有鱼有虾有蟹有螺，还有黄鳝、沙虫和泥虫。海边人靠海吃海。男人们扬帆出海，在风中浪里赚钱，海滩就交给女人们。女人下海滩采回海鲜，家里的餐桌就很丰盛，也丰富镇上的集市。海鲜换回柴米油盐酱醋，还换回花布头巾香油什么的，日子也就乐滋滋的。

赶海就是踩着退潮海水的脚后跟赶下海滩来。女人的头上都戴顶大竹叶帽，脸蛋拿毛巾包住，又穿着长袖的衣裤。海滩光秃秃的，日头很毒，海风很粗粝，别让细嫩的肌肤给糟蹋了。成群结队的女人扛着锄头、铁铲，挑着竹篮噤里啪啦走下海滩来了，顿一下足，目光扫一下，就分散在沙滩、泥滩、草地上。赶海的分工很细，捕捉不同的活物，要用不同的工具，还要到不同的处所去。捞虾捕鱼捉螃蟹是水上的活，要在水道、沟壑、浅滩、港湾里奔忙，让男人去干；挖沙虫、泥虫和海螺，就在沙滩、泥滩或草地上，要有足够的耐心，都是女人们干。女人又根据各自所好，或挖海螺，或挖沙虫、泥虫。心急的人爱挖海螺，比如在那沙滩上挖珠白螺、红口螺、喷水螺或者排海，不会篮子就沉甸甸的了，尤其在草地里挖毛蚌，抓把五齿耙刮几下，咯的一声，就刮出一个大毛蚌，不一会就筐满篮满了。好动的人就喜欢铲沙虫，提柄尖头的小铁铲在沙滩上寻寻觅觅，瞧见沙虫的“眼”，扎下去，一撬，一条手指粗的沙虫就活生生撒了出来。更多的人在泥滩或者草地上挖泥虫，锄头一起起落落，翻开一片片地，硬是把泥虫翻出来。

家乡人真聪明，把泥虫叫做泥鱼。泥鱼不会游水，也没一点鱼的模样，圆圆的，长长的，筷子头那么粗，后边还拖着一截麻线一样的尾巴，完全是虫的样子。可是叫“鱼”好，海上生长的就是鱼的家族，海边



夏夕纳凉，一寻常事，但也是一风雅事。

清·项映薇《古禾杂记》，记夏夕纳凉：“夏夕纳凉，居人于或篱边岸侧，或豆花棚下，觅说书人说《诸葛亮借东风》《小秦王跳涧》，听者忘倦。其贫人无葛扇(chu，形状像榱的帐子)可借，买蠓(同“蚊”)烟一筒，承一片瓦，通夕熏之。至高楼水榭，香雾迷濛，埽塙(xi，鞋子)遗簪，流萤戏扑，则又如在天上。”

其文字，闲闲写来，描绘乡村夏夕纳凉，真是“场景如画”，栩栩如在眼前。项映薇所记，虽是清时风情，但于乡间，纳凉之风情，古今，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先贤圣明，村庄，多倚山临水而建，故尔，溪岸纳凉，自是常事。出门几步，即可至溪岸边，静坐，或者躺卧，都好。溪水潺潺，风从水面来，那风就特别的清凉。人在岸边，凉风扑面，爽意非常。岸边多树，风吹树摇，簌簌有声，宛然细雨飘洒，别具风情。若是夜，恰好明月高悬，树间便洒下一些斑驳细碎的光影，疏疏如残雪，其幽微情趣，更是可人；望向水面，但见涟漪荡漾、波光粼粼，如星光跳跃，怡人眼目；偶闻鱼儿喋喋吸水声，泼刺戏水声，即难免让人油然而生出尘之思，作逸人之想。

近水多苇草，草间多萤火虫，流萤飞绕，缠绵苇草之上，美艳迷人。水中有蛙，蛙声如鼓，“鼓声”擂动，这个夏夜，便流淌出一份激越的风情——纳凉人，顿生一份感动。

挖泥虫的女人

李焕才

人吃鱼吃虾吃蟹吃得心安理得，管它长成怎么个样子！要是叫做“虫”，噢，瞧着心里就起疙瘩，我肯定不敢吃，估计很多人也不愿意吃。泥鱼实在是好吃，拿来炒芹菜，或者炒葱，又甜又香又脆，鲜美极了。要是拿来煮汤，或者打边炉，那汤水淡紫色，舀一汤匙，呷一口，嘴巴就忍不住连啜几下。如果拿来煮粥，那味道更是特别，嘴上嚼着，心里就美滋滋的。我们海边人的餐桌上自然经常搁着泥鱼，可是人家不让我们独享这人间珍味。不知不觉中泥鱼的美味扰动了外边人的嗅觉，刺激他们的味蕾，人家也抢着吃。泥鱼拿到市场去，好多人就围过来抢购；许多宾馆酒家干脆把泥鱼当作特色菜招徕四方贵客；有的人为了品尝到泥鱼的美味，特意从很远的地方驱车到我的家乡来。有意思的是，外边人又把泥鱼叫做泥虫，可是他们不忌讳，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都说泥虫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其实别处的海滩也生长泥虫，可能是那里的人没挖，或者不会挖。我们村的女人曾在三亚的海滩挖出泥虫，也有人在广西北海的海滩挖到泥虫。只是，别处的泥虫都不如我们家乡的肉质细嫩，味道香甜可口。也许是我们村前那新英湾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养育出这世间的尤物。新英湾面朝南海，水域宽阔，入海口窄窄的，潮涨

潮落海水来来回回滋润海滩，湾里却四时风平浪静。北门江和春江两条河流串联从山上跑来，把山里的气息和养分汇入新英湾，湾水清澈肥美，咸淡适宜，加上海滩的泥沙洁净，质地细腻，生长的鱼、虾、蟹、螺、鳝都品质上佳，尤其沙虫和泥虫，味道更加独特。

新英湾上挖泥虫的女人多是我们攀步村人，村里最会挖泥虫的就是二红姐。泥虫躲在泥滩或者草地地下，两三寸深，二红姐踩下海滩，就知道哪片泥滩或者草地里泥虫最多，有多多条，像是她看透地下，看见下边钻动的泥虫。其实，我们村的女人也都有这个本领。不是女人们有特异功能，是地下的泥虫在地面上留下了痕迹。泥虫软绵绵的，可钻地的能耐一点不差。潮水上滩时，它们从地下钻出，伸条尾巴，捕捉水里的微生物，退潮了，它们拉泡屎，又钻回地下。挖泥虫的女人就是依据留在地面上那弯弯曲曲泥虫屎的疏密和粗细，判断地下泥虫的多少和大小。二红姐挖泥虫的本领在于用锄头，她下锄利索、准确，又深浅适当。锄头落地，不偏不倚恰好擦到泥虫的身边，伸手一拔，泥虫就出来了。许多女人都不愿意挨在二红姐身边挖泥虫。挖了一阵子，二红姐的竹篮就沉甸甸的，自己的篮子却还轻，篮里又有不少锄断了的泥虫，相形见绌，很没面子。

其实，更多的女人喜欢和二红姐在一起挖泥虫。挖泥虫很辛苦，翘个屁股朝天，面朝泥土不停地挥锄，很累人的。有二红姐在，大家就不觉累。二红姐是个活宝，会制造笑声。日头爬上头顶了，海滩的水气蒸腾，汗粒像毛毛虫在身上爬，二红姐直起腰，伸手在胸前、在背脊抓一把，让锄头柄支在自己的胸前，叫大家歇一歇，说个笑话乐一乐。女人的肚里都有一个私密的袋，积攒着有趣的故事，都抖了出来，笑声就蹦跳在大家面前，乐开了，就感觉一身的轻松。潮水又上滩了，女人的篮子满满的，心里也满满的，也就快活地踩着潮头走回村里来。

诗路花语

鹰嘴岩看海

张玉泉

有雨绵延在海滩，打湿了初放在海岸上的浪花。
她们在黎明的行进中私语，声音里藏满了时光的皱纹。
海螺在返回的路上，抚平了孩子的城堡，重新写上平静的沙粒。
我望着天上深黑的云，那是清晨即将分娩前的一阵剧痛，化为秋雨的寒凉。
等待着，也许还有日出的那一刻，也许预想的温暖早已经被赶海的老人捕进鱼网。

大地

陈才锋

已安稳。在言语的高处
索取一枚灌醉的月亮，被液体笼罩的笑
领回存储的年龄
无法开启的瞬间，我的树枝藏不住鸟鸣
内心的孤独与恨一样
热烈闷苦
我已做好准备，去讨论、迎接
至少我的惆怅
会被春风唤醒，长成高高的野草
安插 in 温柔宽宥之上

所有的相遇都猝不及防

徐永清

那片海已经喧闹了很久
本来与我无关
就像那遥远处的霞光
我要是晚点起床
它根本无需为我点亮
世界很安静
只是我们的欲望很膨胀
总想像蝉一样破壳而出
然后大声宣告
这个季节属于我
似乎很少期待相遇
因为遇到的好像都不是很开心
不欢心的事物会堵住自由呼吸
于是我们都是人流中的鱼
借沉默当腮
借音乐当鳃
无需解释就渐行渐远
之后
所有的相遇都猝不及防
来不及问好
来不及感伤

薄雾里的诗

文振鹏

一
我在无数个美梦里，
画同样一张大饼。
我不害怕饥饿，
我只害怕饥饿让我走远了。
让我活在明天的丰饶里，
不去改变今日的饥苦。

二
寓言的故事，
若非叫做寓言，
大概没人深究其中的道理；
可叫做寓言吧，
有某一层希冀再也揭不开。

椰风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